



覓

王毓楷 文

一陣霹靂聲響伴隨著地中海西岸早晨冷冽的海風，從窗邊的縫隙鑽了進來，打斷了賽維拉雅每天早晨的閱讀時間。不知打從何時開始，她早已習慣在一早醒來時閱讀，因為沒有比那更適合的時候了，一天當中又有何時能像瓦倫西亞的清晨一樣讓人專注？要不是公寓外的喧鬧，她大概也不會意識到自己已不知不覺地在書桌前坐了數個小時，桌上躺了一本據說每個西班牙人家裡都有的《唐吉軻德》，那大概是她脫離現實的唯一寄託了吧。而與唐吉軻德可悲可喜的境遇一般，她同樣是個存在著各種矛盾的人，賽維拉雅在西語裡有著新居的意思，但事實上她住的卻是靠近市中心最古老的公寓；賽維拉雅一早的思緒並不清楚，靠的是手中的咖啡，但她卻又特別喜歡在清晨思考，在朝陽喚醒大地前那屬於自己的時刻，啜飲幾口苦澀的溫暖。正當她在思索究竟是什麼打斷了她一早的恬靜，賽維拉雅抬起頭撇了一下月曆，才驚覺原來又到了瓦倫西亞一年一度的慶典週，這也難怪今天的早晨不如平時的寧謐。

□□□

今天的廣場格外熱鬧，因為不知不覺又來到了法亞火節，廣場上擠滿了穿著傳統服飾，準備好幾天後遊街慶祝的民眾。自從上禮拜失去了在服飾店的工作，日子的遞嬗顯得格外漫長，「或許這古老的城市還沒準備好接受改變吧。」艾姐告訴自己，但事實上最不願接受改變的大概是她自己吧，每日的行程幾乎一成不變，就像她每天出門後就會繞到聖母廣場上的噴水池前坐下。艾姐翻開了手上的筆記本，翻過幾頁廣場上形形色色的人們，也翻過街上那些為了火節特別雕刻、造型獨特的人偶。

艾姐並不知道自己的繪畫天賦是來自誰的遺傳，因為她的記憶，僅僅依稀停留在幾年前的一場大病，有一晚突然醒來，對於自己的身世來歷完全沒有任何印象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家人身在何方，但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面對現實，努力生存下來。

□□□

新的來信，若有它便會將它放入自己的手提袋裡，跟著她四處走一整天。有時候在公車上時，會忍不住想將信拆開，因此試著撐開信口一角，試圖窺探信裡的內容，但又深怕信裡的內容一不小心就偷溜了出來，乘著東風，跟著瓦倫西亞滿城的鴿子飛走了，因此又再度小心翼翼的把信封折好，放回袋內。

直到接近傍晚回到了家，才敢在桌前拆開信封，這次信封裡是一張的畫紙，上面畫的是瓦倫西亞市中心的天主教堂，很難不認得它泰羅尼亞的哥德式風格，她更想起自己曾在書中讀到，這座教堂同時保留了文藝復興、巴洛克和新古典主義的元素，不知道為何她總對存在不同元素的事物特別感興趣。

「火節你會來吧？」紙張的背寫著。

賽維拉雅自己也不記得起自何時開始，與這位神秘的筆友開始通信，實在很難相信在現代的社會裡，還有人願意以這樣的方式維繫情感，但說來也奇怪，她卻怎麼也想不起來自己是如何結識這位筆友的，印象中，打從某一天起信箱中自然而然的出現了一只神秘的信封，沒有署名，信封上更沒有郵戳。

賽維拉雅相信，那是城裡的鴿子捎來的信。

但是真正令賽維拉雅費解的是，既然不知道寄件者，又該如何回信？因此，賽維拉雅數個月來在收到信後就將所有的信件一一收好，放入黑檀木木盒，在收進書桌右邊的抽屜，期待有一天能找到這些信件的主人。

賽維拉雅一度認為這一封封信的背後，必定是個孤獨的怪人，像在孤島上寫下瓶中信一般，內心深知不可能得到任何人的回應，只不過將瓶子隨意一扔，想藉此發發牢騷，順便帶走那一點點的煩憂。但這幾個月來她雖然不曾回信，鴿子仍舊一封封的將信送進了信箱，或許就只是恰巧選定了她。無論如何，賽維拉雅一直到今天才確定信的彼端同樣來自瓦倫西亞，但她也知道要在一座如此龐大的城市中尋覓一個人又何嘗容易？

□□□

天色逐漸變亮，艾妲心想也該是時候回去了，她告訴自己，法亞火節過後應該開始為自己找一個工作了，否則再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於是便隨手撕下了今天的作品「聖母升天聖殿都主教座堂」寫上了幾個字，並放進了信封。平常她會在回到公寓時，在上樓前順勢將手中的信封投入了自己的信箱，她也不清楚自己究竟為何當初會這麼做，只記得有一次，將信件投入信箱後隔天信封就被取走了，她想或許是郵差替她想好了信封的去向，或甚至是郵差本人對她的愛慕之情。

艾姐甚至試過搬了她平時作畫的矮凳，在自己的門口坐了下來，想知道究竟是誰拿走了信封，但卻總等不到那人的出現，那個神秘的人是如此的小心翼翼，不讓她發現。又有幾次，她會一邊走路，一邊四處張望，仔細地尋找路上打她身邊走過的每個路人，心想或許那人就在當中。其實事實上就算給她找到了那個人，那人也不會知道，但艾姐卻相信一定有辦法能夠彼此有所靈犀。

但今天艾姐並沒有急著回到公寓，因為她的心理正盤算著，她心想她可有特別的安排呢，因為明天全城鎮的人都會參加火節。

□□□

「有什麼理由不去？」賽維拉雅問著自己，但事實上她卻為了這件事躊躇了好一會兒了。

她終於有機會看看她那神秘的筆友究竟長什麼樣，但卻又有些擔心，內心的想像會因此破滅。賽維拉雅想像她的神秘筆友應該留著一頭黑色的長捲髮，深邃的五官要比一般西班牙人要來的精緻些，有點中東少女的痕跡，她大概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訴說。

賽維拉雅的爸爸是巴基斯坦與德國人的混血，因此她比她的朋友們都高了許多，但其實她對父親的印象並不深刻，大多來自母親的故事與回憶，因此她最大的夢想就是能有機會遇到一個她不曾存在的妹妹。

□□□

艾姐心想要與筆友見面，面具大概是最合適的方法了，反正素昧平生、從未謀面的兩人，大概也只能透過這種方式識別彼此，在人群中找到對方。於是在回家的途中，趁旁人沒有注意，從路旁的法亞人偶上摘下了一只面具，並在畫上補上了幾個字，小心翼翼的把畫塞回信封裡，再丟進信箱裡去，而一回到家，艾姐便在脫去鞋子的同時，將手中的面具往地上隨手一扔，咚的一聲跳進了夢鄉。

為了明天的會面，她必須早起，而在瓦倫西亞過活的這麼多年來，她可幾乎沒有在傍晚前醒來過，她總是告訴自己，那是她身體裡留著西班牙人的血液與生俱來的爽朗與隨性，但為了明天她可必須早起。

□□□

聖母廣場上到處擠滿了人，幾乎整個城市的人都來了。賽維拉雅擔心眾多的陌生臉孔會害她找不到她的筆友，她在出門前提醒自己千萬不能忘記的面具，她

打開了肩上的袋子，戴起了面具，因為大部分的瓦倫西亞人在法亞火節時並不會戴上面具，因此她的直覺告訴自己，艾妲一定能認出她來。

賽維拉雅很慶幸她在出門前整理房間時，在床邊地上找到了她在小時候，與母親一同參加火節時，她不斷吵著要買的一只白底金線條、邊緣以細細金粉點綴的面具。

賽維拉雅並不習慣那種萬頭攢動的感覺，這麼多人使她容易感到緊張，她是多麼希望能快一點找到人群裡的面孔，但她終究沒有出現。

□□□

雖然少有早起的日子，但艾妲卻常常夢到她頂著烈日的艷陽穿梭在瓦倫西亞古老的巷弄，有時候那些夢卻顯得過於真實。

艾妲闔上了眼，眼前浮現了聖母廣場上的噴水池，而她則在眾人中尋找著她的身影。

創作理念

弗洛伊德曾說過：「大家發現人生其實是很難的，因為它給我們太多的痛苦、失望和挫折。」這些痛苦多半來自與他人的比較，但對許多人而言可能來自自我要求的期待。近期適逢雙十一不禁讓人想問問自己，到底有多久沒有與自己好好對話？有多久沒有與鏡中的自我凝目相視？或許更應該問的問題是，究竟我有多了解自己？

了解自己的第一步必須先學會接受自己的優缺點，而不是一味想要與別人競逐、比較。因此決定以覓為題，取我（Me）諧音，試圖與自己對話，探尋自己所追求的究竟是什麼。其實我們所追求的常常是自己的理想，希望自己可以變成的模樣，或許欣羨著別人的才氣，或許期許自己能有更敏感的心思。

艾妲與賽維拉雅各自擁有不同的性格，艾妲是賽維拉雅一直追求的那個她，是充滿感性與天賦的，但賽維拉雅所不知道的是艾妲的生活並非想像中的完美，她們就像《變身怪醫》裡的海德與傑奇博士，有時候一心一意想要改變，成為另一個自己，最終仍不免被夢吞噬，發覺一切終究僅是海市蜃樓，隨著火節的烈焰燃燒成玫瑰灰燼的顏色。

（縮圖來源 / [Blogger](#)）



記者 王毓楷



編輯 陳映瑜